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不滿的冬天

約翰·史坦貝克 著

孟祥森 譯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8

人鼠之間 約翰·史坦貝克著 湯新楣譯
不滿的冬天 約翰·史坦貝克著 孟祥森譯

主 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印刷者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24-9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9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9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給

我的姐姐貝絲

她的燈

清光輝耀

譯者註言

一、本譯根據倫敦 Pan Books Ltd 一九七七年第十版之「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書名全譯當爲「我們不滿足的冬天」，簡譯爲「不滿的冬天」。

二、註脚皆爲譯者所加。

三、原著中拉丁文句子有兩處直接轉化爲中文，一處是因拉丁文與英文交雜，譯者查不到字典，一處是譯註繞口而直接譯爲中文。

四、中譯書名原擬用「悻悻的冬天」，但譯完後仍覺違從原著書名爲是，謹此致歉。

卷一



當四月清晨的金光把瑪麗·霍雷擾醒的時候，她向她丈夫那邊翻過身去，看到他正用兩根小拇指向她把嘴拉成青蛙的樣子。

「傻相，」她說。「艾丹，你有喜劇天才。」

「噢，請問，小老鼠小姐，妳願意嫁給我嗎？」

「你醒清楚了沒有，傻瓜？」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

「大概醒了。記得今天是好星期五^①嗎？」

他空空的說，「龜孫子羅馬人集合要去擱體地^②了。」

「不要講褻瀆的話。馬如洛會不會讓你十一點打烊？」

「親愛的嫩花兒——馬如洛信天主教，而且是個窩普^③。他八成連露臉都不會。我中午關門

① Good Friday, 耶穌受難日；復活節前的星期五。

② Calvary, 耶穌被釘死的地方。

③ Wop, 來自南歐的黑膚人，尤指義大利人。

，等處決過去。」

「朝聖者①的調調。不好聽。」

「亂講。朝聖者是我媽媽那邊的。這是海盜的調調。『確實』是處決。妳知道的。」

「他們不是海盜。你自己說過的，捕鯨人；你還說他們有殖民地議會的證書。」

「挨他們槍砲的船認為他們是海盜。羅馬大兵認為那是處決。」

「我看你瘋了。你優點才好。」

「本來就優，誰都知道。」

「你總是把我搞得頭昏腦脹。你什麼得意的都有了——家譜裏又有朝聖的祖宗，又有捕鯨船長。」

「他們得意嗎？」

「你指什麼？」

「我那了不起的祖宗們知道他們混球的後代在他們的老鎮上一個混球的窩普雜貨店裏當個混球店員，得意嗎？」

「你不是。你比較像經理，記帳，存款，訂貨。」

「當然。我還收垃圾，向馬如洛磕頭，如果我是混球貓，還得抓馬如洛的混球老鼠呢。」

她摟住他。「讓我們優點吧，」她說。「請不要在好星期五發誓起咒的。我愛你的。」

①這裏特別意謂一六二〇年到美洲建立殖民地的一批英國清教徒，Pilgrim Fathers。

「好吧，」他停了一會說。「誰都這麼說。不相信是這個讓妳光着屁股跟個結了婚的男人躺着費話。」

「我跟你說孩子的事。」

「他們進牢了？」

「又是傻話。叫他們跟你說可能好點。」

「那妳何不——」

「瑪姬·小獵手^①今天又要給我算命。」

「像打算盤？哪個瑪姬·小獵手——她是什麼？那些豬羣^②——？」

「你知道我吃不吃醋——男人裝做沒留意漂亮女孩的時候——」

「噢，那一個！女孩？她有過兩個丈夫了。」

「第二個死了。」

「我要吃早飯。妳信那些鬼話？」

「瑪姬看出『兄弟』牌有好運。一個又親又近的人，她說。」

「跟我又親又近的那個什麼人如果不馬上市上貨，她屁股上就要挨踢了。」

「我就去——雞蛋？」

① Young-Hunt，這是一個姓氏，但作者採此姓氏顯有用意，故用意譯。

② 耶穌起鬼，鬼入豬羣，齊奔入海。

「八成。爲什麼他們要管它叫好星期五？好在哪裏？」

「噢！你！」她說。「你總是開玩笑。」

當艾丹·阿倫·霍雷溜進臨窗的凹形小餐間，咖啡已經沖好，雞蛋跟土司也擺上了。

「我覺得好，」他說。「爲什麼他們管它叫好星期五？」

「春天，」她從爐邊說。

「春天星期五？」

「春天熱①。孩子們的問題是不是出在這裏？」

「好藉口。懶雜種。我們去把他們拔起來，抽一頓。」

「你傻的時候淨說嚇人的話。你十二點到三點回家嘛？」

「沒指望。」

「爲什麼？」

「女人們。會溜進來。或許還有那瑪姬。」

「好啦！艾丹，說話不要這樣。瑪姬是好朋友。她的衣服都會脫下來給你穿。」

「真的？她衣服哪裏來的②？」

「又是朝聖者的話。」

① Spring fever，春倦症。

② 馬太二十七章三五節：他們將他釘在十字架上，就拈圖分他的衣服。

「我可以隨便跟你打什麼賭。她有海盜血統。」

「噢！你又傻了。這是單子。」她把單子塞到他的上衣口袋。「看起來好像一大堆。但這是復活節週末，別忘了——兩打蛋，別忘。你要遲到了。」

「知道。了不起讓馬如洛少賣兩毛半的貨。爲什麼兩打？」

「染色。阿倫和瑪麗，愛倫特別要的。你趕快去吧。」

「好嘛，臭花兒——但是我不能上去一下，把那兩個小鬼從地獄裏趕出來嗎？」

「你把他們慣壞了，艾斯①。你心裏明白。」

「別了，噢，八千威儀的船，」他說着，砰一聲把紗門隨後關上，走入了金綠色的晨光中。他回頭看那精心建築的老宅，他父親的老宅，他祖父的老宅，白漆的，片狀疊接的牆，前門上楣有扇形通氣窗，車前草圖案的裝飾，屋頂有望夫台。房子深深座落在百年悠久的，高可及腰，漲滿了花苞的紫丁香花園中。榆樹街的榆樹枝頂相連，被新爆發的葉子染成黃色。太陽剛剛洗清銀行大樓，照在銀色的煤氣塔上，從老港口擊起海藻與鹽的氣味。

榆樹街只有一個人——銀行家貝克的塞特種獵狗，紅貝克，牠尊嚴緩重的邁着步子，偶而聞一聞榆樹幹上的狗尿。

「早安，先生。在下艾丹·阿倫·霍雷。曾經在閣下撒尿的時候幸會過。」
紅貝克站住，搖了搖多毛的尾巴，表示接受這個見面禮。

艾丹說，「我正在看我的房子。那個時候他們懂得怎麼蓋。」

紅貝克揚起頭來，用一隻後腿心不在焉的搔搔肋骨。

「當然會蓋。他們有錢。從七海來的鯨魚油，還有鯨蠟。你知道鯨蠟是什麼？」

紅貝克哀鳴了一聲。

「我看你不知道。一種輕潤的、玫瑰味的可愛的油哇！從抹香鯨腦穴裏挖出來的。唸唸『白鯨記』，狗。這是我的勸告。」

那狗把一條腿擡起來，對準街溝邊的鑄鐵柱準備撒尿。

艾丹轉身走路，回過頭來說，「寫一篇讀書報告。你說不定可以教我兒子。他連鯨蠟也不會寫——什麼也不會。」

榆樹街在離艾丹·阿倫·霍雷老宅兩個街區的地方，轉入大街。在第一個街區一半的地方，一羣不法的英格蘭麻雀，在新來的艾爾伽房子的草坪上聚眾滋事，不是鬧着玩的，而是眼冒火星翻滾打鬥，打得如此囂張，以致對艾丹走近都視而不見。他站住觀戰。

「鳥在小巢裏都和和氣氣，」他說。「那為什麼我們不能？現在你們卻變成一羣混蛋了。你們這些小鬼就是在這麼好的早晨還不能好好過日子。只有聖法蘭西斯才受得了你們這些雜種。王八！」他向他們衝過去，踢，麻雀撲翅飛起，吱喳亂叫，像門樞一樣。「讓我告訴你們，」艾丹衝着它們說。「中午太陽會不見，黑暗四落，你們會嚇得發抖。」他回到邊道上，繼續走他的路。

第二條街區上的非立普斯老宅現在已經是一個寄宿宿舍了。喬伊·莫非，第一國家銀行的出

納員，從前門出來。他剔剔牙，把他的泰特薩背心拉一拉，向艾丹說，「嘿，我正要去找你①，霍雷先生。」

「他們爲什麼管它叫好星期五？」

「是從拉丁文來的，」喬伊說。「Good, Goodus, Goodilus, Goodum, 意思是不痛快。」

喬伊長得一副馬臉，笑的時候，露出一排長方形的上齒，馬笑。約瑟夫·派特利克·莫菲，喬·莫菲，喬老弟——「莫夫」——最近幾年才來新港鎮，卻是真正人見人愛的人物。他是個玩笑專家，像玩撲克的人一樣眼不看人而唸唸有詞。但別人說起笑話，他就聳聲大笑，不論他聽沒聽清楚。是個聰明的傢伙，這莫夫，樣樣事情他都有內幕消息，每個人的——從黑手黨到蒙特巴頓②的——他都有，但是，他說完的時候，音調上揚，幾乎像是個問句。這就完全掃除了自以爲樣樣都懂的口吻，而讓聽的人成爲參與者，把它當做自己的話傳出去。喬伊是隻迷人的猴子——一個從沒有任何人看他下過賭的賭徒，好會計員，奇佳的出納員。第一國家銀行董事長，貝克先生，完全信任他，大部份工作都讓他做。這莫夫跟每個人都有密切的交往，但稱呼人的時候從不用名字，而用姓。艾丹是霍雷先生，瑪姬·小獵手是小獵手太太——儘管傳言他跟她有點暗盤交易。他沒家人，沒親戚，獨自住在菲立普斯老宅，租了兩間房，一間私用洗澡間。吃飯則大部份

① 原用 call，這裏當是「拜訪」之意，但艾丹接他的話頭「他們爲什麼管它叫……」故作此譯。

② Mountbatten, 1900——不列顛海軍上將。

在「老主人①酒菜館」。他過去在銀行界的服務成績，貝克先生和保證人都知道，是無玷的，但喬伊有一種說話的方式，在說別人的事情的時候使人猜疑那可能是他的，而設若真是他的，那他真是見過世面了。而由於他並不把事情說成他自己的，從不居功，使人更喜歡他。他的指甲剪得乾乾淨淨，衣服又好又講究，襯衫總是乾淨，鞋子總是光亮。

兩人一同沿着榆樹街走向大街。

「我一直想問你。你跟霍塞艦隊司令有關係？」

「你是說霍塞艦隊司令吧？」艾丹問。「我們聽說家裏有過一大堆船長之流的人，卻從沒聽過艦隊司令。」

「我聽說你爺爺是捕鯨船長。這在我腦子裏大概和艦隊司令差不多了，我想。」

「像我們這種市鎮是會製造神話的，」艾丹說。「他們還說我爸爸這一邊的人回程會當當海盜，我媽媽那一邊則是乘五月花號來的。」

「艾丹·阿倫②，」喬伊說。「我的天——你跟他也有關係？」

「可能。一定，」艾丹說。「這個天——多好哇——還見過比這更好的嗎？你要找我幹什麼？」

「噢，對。我猜你十二點到三點關門。十一點半左右你能不能給我弄兩片三明治？我會跑來

① Foremaster，或譯「前桅水手」。

② Ethan Allen, 1738-1789，美國獨立戰爭的美軍軍官。

拿。還有一瓶牛奶。」

「銀行不關？」

「銀行關。我不關。小喬伊要留在那裏，綁在票子上。大週末就是這樣的——人人都放假，他們的狗卻給他們兌換支票。」

「這個我倒從沒想到過，」艾丹說。

「一點沒錯。復活節，陣亡將士紀念日，七月四日，勞工節——任何大週末。如果我要搶劫銀行，我會選大週末之前。錢統統躺在那裏，在等。」

「你被搶過，喬？」

「沒有。我有個朋友被搶了兩次。」

「他說什麼？」

「說他嚇壞了。只有聽命。把錢放在地板上，任他們拿。說錢比他的命更保險。」

「我關門的時候會把三明治給你拿來。我會敲後門。你要哪種的？」

「不用費事，霍雷先生。我會從巷子溜過來——黑麵包夾火腿和乳酪，生菜塗蛋黃醬，還可以再加一瓶牛奶，過後再一瓶可樂。」

「店裏有義大利香腸——馬如洛本家的。」

「不用啦，謝謝。那孤家寡人的黑手黨怎麼樣？」

「不錯吧，我猜。」

「哼，就算你不喜歡黃金，對這樣一個能夠把樣樣東西都變成錢的傢伙也不得不讚嘆。他精得很。大家都不知道他存了多少。也許我不該說這個。搞銀行業務的不應當說這個。」

「你也並沒有說。」

他們走到了榆樹街跟大街的轉角處，都自動站住了，轉頭望着老港灣旅館被擊碎的紅磚和灰泥碎片，這棟房子現在在拆除，地點讓給渥爾渥斯新廈用。塗黃漆的推土機和巨大的、甩動破屋球的起重機，現在沉默的停在那裏，像清晨待發的獵捕者。

「我一直很想做這個看看，」喬伊說。「甩這個大鋼球，看着牆塌下來，一定很痛快。」
「我在法蘭西看夠了，」艾丹說。

「對！海邊的紀念碑上有你的名字。」

「搶你朋友銀行的強盜有沒有被抓到？」艾丹確定那朋友就是喬伊本人。誰都看得出來。

「噢，當然。抓他們像老鼠一樣。幸虧強盜都笨得可以。如果喬老弟寫一本怎麼搶銀行的書，警察會一個也抓不到。」

艾丹笑。「你怎麼懂得的？」

「我有祕密來源，霍雷先生。我只看報紙就夠了。我還有一個很熟的朋友是警察。你要聽一段兩塊錢的課嗎？」

「六毛錢的就好了。我得去開店。」

「各位先生女士，」喬伊說，「今天早晨我在這裏要——不囉嗦了，看吧！他們怎麼抓銀行

搶劫犯？一、靠記錄，以前抓過的。二、爲了分贓內鬥，有人掀出來。三、女人。他們不能不碰女人，結果這又連帶了四——他們把錢花出去。注意新花錢的人，你就可以抓住了。」

「那你的辦法又怎麼樣呢，教授先生？」

「簡單得像穿襪子。完全相反就對。如果你被抓過，或登記有案過，就絕不能搶銀行。不要合夥——一個人幹，不告訴任何人，一個鬼也不說。把女人忘掉。錢，不要花它。把它存起來，存上幾年。然後，等你弄到什麼理由表示你可以有點錢了，再一點點的慢慢拿出來投資。不要花。」

「如果搶劫犯被認出來怎麼辦？」

「如果他蒙臉又不說話，誰能認他？你沒看過證人的證詞？他們是傻子。我的警察朋友說，當他們把他也放進被指認的人裏時，他老是被挑出來。那些人瞪着眼說是他幹的。好了，請繳六毛。」

艾丹掏口袋。「只好欠你了。」

「我會從三明治裏扣，」喬伊說。

兩個人走過大街，進入從另一邊成直角接過來的巷子。喬伊走進巷中第一國家銀行的後門，艾丹則打開巷子另一邊馬如洛食品雜貨店的門鎖。「火腿乳酪？」他叫。

「夾黑麵包——生菜，蛋黃醬。」

從窄巷透進儲藏室一點光來，被窗子積塵的鐵欄杆渲染成灰色。艾丹站在那幽光的空間，旁

邊是直達天花板的格架，上面放着罐頭水果、青菜、魚、加工過的肉和精製乳酪等。在麵粉和乾豆子的精液氣味，盒裝穀類的紙與墨水味，乳酪的厚酸味，火腿與醃薰肉的臭氣，後門邊銀色垃圾筒中的包心菜、生菜和甜菜尖零頭發出的爛菜味之間，艾丹聞聞有沒有耗子味。聞不到耗子的霉臭味，他又把巷門打開，把蓋起來的垃圾筒滾入巷子。一隻灰貓想竄進來，但被他趕開。

「不要，你不要，」他對那貓說。「老鼠可以給你做小費，但是你啃香腸。滾！你聽到我說了嗎？——滾！」那已經坐下來了的貓，在舔粉紅的爪心，但聽到第二聲「滾」的時候，尾巴豎起來一顫，爬過銀行後面的木板牆去了。「這個字一定有魔力，」艾丹大聲說。他回到雜貨店，隨手關了門。

他從滿佈灰塵的屋子走向雙動自止的前門，但經過小洗手間的時候聽到漏水的聲音。他打開合板門，扭燈，拉馬桶水箱的鏈子，沖馬桶。然後，他把那有鐵絲網望孔的門推開，用腳尖把木楔子緊緊的踢到門下，把門頂牢。

由於前窗的窗簾，雜貨店的光線是綠色的。這裏，也像儲藏室一樣，格架直達天花板，放滿了發亮的罐頭與玻璃瓶裝食品，肚子用的圖書館。在一邊，是櫃檯，現金收入記錄機，袋子，細繩，還有那不銹鋼的、白搪瓷器皿的光輝，冷凍食櫥，它的壓縮器盡自言自語。艾丹按下一個開關，日光燈的青冷光照亮了冷肉片、乳酪、香腸、排骨肉、大塊牛肉片。店裏充滿了教堂似的光，像卡特里斯教堂的。艾丹站着讚嘆：罐裝番茄的管風琴，芥茉與橄欖的小教堂，沙丁魚上百的橢圓墳墓。